

Travel With Dream ..

长沙一千零一页

ON THE ROAD
在路上

我在侯家塘的摩天轮下遇见这样一个咖啡馆和一个声情并茂的女人。

这是我孕育新生命后的第一次采访,在这个咖啡馆,馆名on the road,在路上。门楣上赫然几个字“travel with dream(跟着梦旅行)。”

听她说她带着女儿环游世界的点滴,看着她右侧的酒窝忽隐忽现,长沙的街景在她的咖啡香里、在她跳动的长卷发中,顿时温暖明媚起来。

我在二十岁时,认为三十岁的女人的生活比胸部更干瘪。所以要在奔三之前的这段光阴里去很多很美好的城市,遇见很多很美好的人。

后来在这个城市,谈情说爱、结婚生子,也顺带将间歇的光阴托付给东游西荡。我从不是一个乐不思蜀的人,因为每一个地方都值得深思与推敲,眼见不为实,耳听也不为虚,憧憬的那些浮华或许还远不如自己身边真真实实的美好。那种美好,是街道、高楼、大地、灯火、繁华观照,还有很多看不见的价值观、爱情观、生活的规范、工作的模式、人生的时间表、看得见与看不见的人事关系……

美好,其实不用去远方。

于是也有了这个专栏的名字——《长沙1001页》。

我希望用一双走南闯北的眼睛来重新打量我深爱的长沙。它不是长沙吃喝玩乐指南,而是在一个日渐成熟的女人日常感悟里折射的一城千面。此情此景此心情,再经由画者刘丰的笔,来还原或者二次解构。

能引发这些感悟的,或许是一顿美食、一个新张的店、一条干好的马路或者某个高端酒会散场后那暧昧旖旎的光,但它的背景,都一定是我的大长沙。

如果我们的呈现会让你对长沙的固有印象有很大的出入,就当它是日新月异带给你们的另一种惊喜。发现身边细微的美好,馈于你、提醒你——平日里忙碌的生活不要让你失去了沉静的时间与耐心,也不要为了各种空泛的欲望而蝇营狗苟。

“你是否身在异乡,别人的城市灯火辉煌;你拒绝平庸寻常,故乡的安逸却让你忘了飞翔。”青春不是眼前的苟且,我真的很想,籍我的一己私想,唤醒我自己,包括爱我和我爱的人们,那些湮没在庸碌生活里长眠的梦想。

我知道,这个专栏的创作



过程也会是一趟充满挑战的旅程,每一个意外相逢的惊喜都会让我雀跃不已。仓促之中或许会出现失误,我们将聆听意见、感激鼓励。

在我深爱的长沙的任何一个角落里,我们永远在路上,永远真诚、好奇而怀抱暖意。

■文_秦昊 图_刘丰

> 专栏

爱笑的天使

■文_熊晓雯(湖南经视主持人)

再过两个月花豆满六岁了。上半年出生的孩子在6这个数字上,意味着即将丢掉小朋友的头衔,当之无愧地背上书包,变成“小学生”!探索人生的另一段旅程。

我有些“学前儿童家长恐惧症”!不是花豆没准备好,是我还不适应,我怎么就成为了小学生的母亲?她不是应该成天因为“坐姿”不好而罚站的“多动症儿童”吗?45分钟一节课,一天六节,苍天!我不敢想。我得给她买个水壶,保温性能得好,但她要背书包还要背水壶,会不会太重?如果她喝水了就会上厕所,厕所离教室远吗?妈妈不在她擦屁股能擦干净吗?上衣不扎进裤子,肚皮露外面会着凉怎么办?如果坐不住她会不会哭?一个班上那么多孩子,老师不会像幼儿园的阿姨那样一盯三地关照,她会很委屈吗?……

当妈妈的每天都在操心。六年前当我知道自己不再是单打独斗时,我就从此开始操心,因为活着不仅仅是一个人的事情,她关乎到另一

个女孩儿的完整。当我用时间静止的一分钟去聆听那清澈的婴儿啼哭声,眼角止不住的泪水提醒我:生命原来是这样的,我要好好看住你!看你站立、行走、奔跑到我站不住,再倒在离你最近的地方,化成一块有温度的石头,方便你累的时候可以靠一靠,我的女儿!我的天使。

就这样六年弹指一挥间,从牙牙学语到步履蹒跚,我承认自己在这些年中有着不可回避的或缺,当我有这样那样的遗憾时,一头胎毛的黄毛小丫已健步如飞地和我斗智斗勇了。也许我不是陪伴你最多的那个人,但你的存在始终和我保持一致,细腻到数息念间。

我从不要求你在众人面前才华横溢,没为你增加过你主观里没有的特色训练,没教你任何别具心裁的技能,说真的孩子!为娘的看不上那些把起跑线看得比命重的教育理念。天上星那么多,仰着头看都数不清,为保日后颈椎不落病根儿,咱们就安心做个和

父母一样的平凡孩子,“三字经”太长咱们不背,反正不当圣贤,背了也不懂意思,弹琴手指累,北京每年十万琴童,成肖邦的还没找着。跳舞的我就知道杨丽萍,为娘看你一身肌肉好欢喜,别恨那些说你胖的人,能吃是福!瘦死的骆驼比马大!人不得病比啥都稀罕。

昨天你在学校比赛“剥鹌鹑蛋”得了银牌,你问我这个胸前之物是第一名吗?我说:“当时你高兴吗?有没有笑?”你说:“妈妈我特别高兴,笑特别大声。”我说:“那就是第一名,因为奖牌不是按颜色区分高低,是比看谁笑声最大!你笑了就是第一。”

爱笑的女孩儿命不会差!笑笑!世界会主动为你让出一条道。

凌晨一点了,锅里炖的红豆薏米百合粥该粘稠了,明早等你醒来吃上一大碗,记得要说:好美味啊!说了妈妈就会笑,笑过要亲亲妈妈,那香甜的口水印,是会笑的天使颁发给妈妈最隽永的奖牌。

一个圆有多大

■文_叶倾城

小时候,妈只知道两个村子:焦古营和柳树营。前者是自己家,后者是姥姥家。她只见过、只认识一座山,叫做独山。如果抬头看到云霞碾在山腰间,就是“独山戴帽”,要下雨了。

一天一天长大,她的世界也随着她的身量慢吞吞扩大:初小在孙庄上,离了有两三里;高小是在乡里的汉家小学——妈忙不迭告诉我,汉家乡是刘秀大姑的坟莹所在地,故得此名。汉家没有初中,她在邻近的金乡读的。初中毕业,她得到一生中第一次大光彩:她考上了南阳一高(现名南阳一中)。

外公挑着行李,带她步行五十里地,到了南阳城里,一打听,老人全知道:“书院嘛。”看她的眼神里有小小的讶异与赞叹。她年纪小,不知道南阳一高曾名“宛南书院”,历史二百余年,她只是三分腴腆七分沾沾自喜,觉得有面子。

三年光阴一瞬而过,高考填报志愿的时候,老师专程叮嘱她一定要报清华,她自己挑了一所郑州的二类学校——干吗报二类?离家近呀。再随便捡了几个一类:华工(华中工学院)、成电(成都电讯学院)、武大(武汉大学)……最后,华工录了她。

世界有多大?如果这条求学链的任何一环断掉,我想她的答案,一定与此刻不同。

今年九月,我妈的外孙女儿,我姐姐的女儿,我的甥女儿:小满,去布莱尔高中读书了。

小满为什么要去美国读中学?这是她自己、她的父母、两边家族共同决议的结论。

我对小满妈说茅以升,不求闻达于诸侯,但对六个孩子的要求就是:出国留学。必须的。我也说郎静山,一生淡泊名利,可为了孩子出国,求助一直求到梅兰芳。说得小满妈掉眼泪:古往今来,父母的心情是一样的。

总之,正如50年前她的外婆一样,小满单身上路,从武汉到上海,再飞抵新泽西纽瓦克机场。她到埠的时候正是凌晨,我不由想象她单薄的小小身影和几口大箱子,就好像,看到了50年前,我的母亲。

她们都像箭一样,从她们原有的生活轨迹里射出去,射向很遥远的地方。每一个人能到达的地方,都会变成下一代开拔的地方。这是人间接力跑。

世界有多大?这是小满,将用后半生回答的问题。

一个圆有多大,取决于从圆心出发的半径有多长;世界有多辽阔,要从你上路的那一刻算起。一代一代,生命是一个圆与另一个圆的相接与交错。而想念、不舍与满怀的希望,就是圆与圆互相剪切出的鱼形面。它到底有多大?连欧几里得也未必能算得出来。